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一層樓
第三十二回 悲催豔魂歸太虛界 哀函香淚灑在人間

話說德清喚進顧氏所遣一個媳婦同瑞虹進來見了，那媳婦將顧氏贈金夫人的各色禮物一一交與了璞玉，又從瑞虹手中取過一件紅氈袋盛的東西，笑道：「這是我們姑娘吹過的簫，那日大爺要的，姑娘回了我們太太送來的。」璞玉忙站起來接過，向瑞虹欠身道：「歸去回復姐姐謝恩。」原來德清已生了一子，見嬾嬾抱過來，璞玉喜愛，玩耍了一會子，待領了德清送回家的饋儀後，金紹奉酒送行，姊弟二人灑淚而別。這正是：「離合悲歡無定時，東西南北任馬足。」璞玉歸家心切，沿路也無心賞玩野景。又正值清秋，如風捲殘葉，一日回到家中，入介壽堂見了老太太，又見過了老爺、太太。回到自己屋裡來時，蘇已扶著人降階相迎。

璞玉見蘇已越發形容憔悴，體衰力微，氣喘吁吁，弱不勝衣，忙握住雙手入房，一邊道：「噯喲！如何這麼幾日內使瘦得這個樣兒了，不知又添了甚麼病？」蘇已滿眼淚水，說道：「倒沒添甚麼病，只是咳嗽不已，不時發冷汗，懶得吃東西。」璞玉蹙眉道：「老爺、福晉姨娘不曾請大夫診治嗎？先前那藥若不濟事，只管用那一樣做甚麼？也該換一換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秀鳳、雙慶等眾丫頭們進來見禮。璞玉喝了一盞茶，遂起來欲回老太太，另請大夫去。蘇已忙按住坐下道：「昨日聽說，老爺也尋別的大夫呢，再等兩日不就知道了！如今你剛剛回家來，即為我的事到上頭去回，豈不老爺、太太沒照管似的了。我料這病，也無須用藥治，只是好生養著不出屋，托老爺、太太的福，也沒甚要緊似的。」說話間又乾咳了幾次。璞玉心中愁悶，又寬慰蘇已，說給爐湘妃先前得了此病，而後痊癒之事。聽丫頭們說：「二姑娘來了。」掀簾處，只見熙清走入來，請了哥哥安，又問候德清，說笑不提。

自是，蘇已之病，一日重似一日，晝間合目而臥，不願動彈，夜裡不能入寐，時時咳嗽不已。終日為病魔所纏，不得一時安穩。那般個嬌柔身軀，如何禁得起，直咳嗽得驚喉嘶啞以至漸漸言語無聲了。蘇已自度不能痊可，只有暗暗哭泣，眼眶也漸漸腫脹下來了。

璞玉看著心中著急，只得往老太太跟前來回。當時老太太聽說外甥女兒聖如要出嫁，所以喚了金夫人來商議送嫁妝的事，正叫妙鸞、秀鳳包裹衣服、首飾、綢緞等物。璞玉問綿長，知道了祁璞玉的哥哥娶聖如之事，心中又添了一層悲淒。沒奈何，長歎了一聲，倒背著手，往會芳園哭去了。

一日，又值秋末冬初，那府裡的德氏婆媳二人，過來請了老太太安。鍾可人原與蘇已親近了幾年，抽空兒來看望來了，璞玉自介壽堂伴著回來，可人輕輕走到內間時，蘇已見了忙欲起來相見。可人忙搶步向前，握住手道：「快別起來，別動，當心頭暈。」說著看了蘇已的臉，失聲道：「哎呀！只兩個多月不見，怎麼瘦的這個樣兒了。」說著坐在蘇已身旁。

璞玉喚丫頭們：「快倒茶來，嫂子上屋沒吃茶。」可人緊握著蘇已手，勉強笑道：「妹妹此病，究竟是甚麼上頭得的呢？」蘇已道：「嫂子啊！我遇著這麼一個人家兒，老爺、太太又象自己親生的一般疼愛。你兄弟雖然年青，倒也他愛我敬的，這幾年來沒紅過一次臉。再說闔府上下同輩兒，姐姐你是不消說的了，別的不管是誰，無一人不愛惜我的，也無一人與我不好的。如今我染此不治之症，自老太太起，老爺太太前，未得孝順一日，再姐姐你這般疼我，縱有十分報答的心，也不能夠了，我自度此病未必過得去今年。」

璞玉從旁聽了那些話，如萬箭鑽心，不禁又流下淚來。可人見他們這般情景，也不免傷心，只看著病人的光景，自忖：「若自己傷起心來，卻非勸解安慰之意。」想畢，向璞玉道：「大爺你也忒婆婆媽媽的了，妹妹不過因為恨病不癒，所以說這話罷了，那裡就到那個地步呢！況且也不是老了，退了年月災星也就好了。」說畢，又向蘇已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，豈不自己添了病了？」璞玉道：「他這病只止了咳嗽就好了。」可人道：「大爺你只管在這裡作甚麼，老太太豈不惦記著，你且先去，我們姐妹們再略坐坐。」璞玉便出去了。

這裡可人又說出好些人，打比方勸解了一番，說了許多哀腸話兒，抽了幾袋煙。又道：「你好生養著身子，我再來看你。適才聽老太太說，這裡老爺遣人去尋那個治好爐姑娘病的大夫去了，你這病也該好了，所以想起好大夫來了。」蘇已強笑道：「憑他是甚麼好大夫，就是精仙，治得病治不得命。姐姐，我知道，我這病不過是捱著日子罷了！」可人道：「你只管這麼想，這病甚麼時候才好呢？總得想開一些才好。聽大夫們說：若不好生治，怕是春天不好呢。咱們也不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兒，這裡的老爺、太太，若聽說治得你好，別說一日二錢人參，就是二斤也吃得起。好生養著罷，我要回去了。」蘇已道：「姐姐，恕我不能送了，閒了的時候，還求過來瞧瞧我，我一個人實是悶的慌，我死前與姐姐多說幾句話兒。」可人聽了，不禁滿眼淚，道：「我得了閒，必常來看你。」其間德氏已打發人來叫了兩三遍，於是辭別了出來。

賁侯聽說媳婦的病如此重了，心中愁悶，與金夫人商議。因這裡幾個大夫都不濟事，想起了那年璞玉病時請來的那個劉大夫，忙備車馬去請時，不想差人去了十幾日，方回來回復說：「那劉大夫，去年回福建老家去了，問他親友時，說是三年後才得回來。」賁侯聽了，低了頭，想福建去此數千里遠，無奈何，只得又尋左近別的大夫用藥。

可憐那蘇已，病勢雖重，斷不肯蓬首垢面。身子雖已弱不禁風，總不疏晨昏定省之節。老太太、金夫人等雖說了幾次，略有些力氣便過去，直等到賁侯說後，方止，闔家上下大小，無一人不為他擔憂。捱過了寒冬，至初春上浣，見百藥無效，雖服以升斗，病勢有增無已，全無效驗。蘇已一日已心灰意冷，打定了主意，也不吃燕窩，也不服人參，待璞玉自外頭進來後，說道：「妾自遇了大爺，受盡了深恩厚愛已至今日，不曾報效得涓埃之萬一，倒因為病了，自老太太起，老爺太太和你都添了說不盡的煩惱。到了今日，父母之心雖未盡，妾意已足。人生在世，都難免一個死字，只看早晚罷了。因前生結得善緣，今生得生在富貴人家，又托賴父母大德，遇了大爺你，老爺太太的恩德重如山嶽，雖聞府上下也沒一個人不愛敬我的，只怨我緣分短促罷了。如今只有一件事相求：因妾自幼虔心佛法，如今又是將死去的人了，所以除了佛經，更無可救；若念結髮恩情，在妾還明白的時候，請一位有道僧人，使我聽聽佛音呢！但得如此，這一生的心願已足，再也無欲無怨了。」說著已哭得淚流沾襟。璞玉聽了不禁大哭道：「你如何只管這麼說，難道真個就死了不成？先前你家裡來了兩起人，都打發他們說不妨礙的，如今因這裡大夫們都不濟事，老爺昨日已遣人說給你家知道，從那邊請大夫去了。等來了之後再看，在他手裡得救，也未可知。」

蘇已歎道：「也無須如此了。我們那邊的大夫，我非不知，況且聽得上回來的人說，父親病復發，這一去與誰也都無益，反倒添了老父的病。為人子女一番，不能承歡於父母，卻叫這麼憂心，也是罪過。」說著又禁不住咳嗽起來，便合眼而臥。

璞玉仍復癡等著自東北郡來的大夫。不過兩日，蘇已已漸漸不進飲食，以至耳光昏暗起來，又不時問璞玉：「所請之僧怎麼樣了？」璞玉無奈，只得往逸安堂來回。彼時賁侯與金夫人正商量著媳婦的後事，見璞玉來，問怎麼樣，璞玉一一說了，又回了要聽經的事。賁侯長歎一聲道：「可惜了兒的一個媳婦！」金夫人合掌念佛，又贊道：「好媳婦。」因又催賁侯為他延請一位高僧。賁侯低頭自忖：「合當滿足將亡者之心願。」因素昔敬重青山寺雲谷禪師的功德，遂遣高珍前往禮請。

那日差往東北郡的馬住已回來，非但不曾請得大夫來，況且說蘇節度亦故。璞玉聽了大驚，恐蘇已聽了更碎心，禁不與聞。

次日，那雲谷禪師果然來了。賁侯、璞玉出門相迎。只見那禪師眉白面紅，年逾耳順，背脊微偻，緩步冉冉而來。遠看則修行超三仙，道德出眾格；至近則香氣遍氤氳，教法脫紅塵。見了賁侯稽首問訊畢，入忠信堂坐了，便問相招之意。璞玉向前一一說了。那雲谷禪師將弟子們留在外邊，獨自跟著璞玉入蘇已房中來。

那時早已備了法坐。蘇已因一時歡喜，身上有了些氣力，遂跪在臥榻上合掌叩拜。雲谷禪師盤膝端坐而問曰：「夫人請貧僧來，欲修身後之修行乎？抑欲釋今世之羈絆乎？」蘇已問道：「何謂修行？何謂釋羈絆？」雲谷禪師道：「修行者，奉金身而

入我空門，受五戒而終身恪守，然則，身後必得上界天人之體，此之謂修功行也；釋羈絆者，慮世道之無常，了吾身之苦難，悟自無始之世，慢道婦人之身，縱那梵王之體，莫不離棄而去之者也。嫌此身若非枯骨，亦係臭囊，充斥乎三千世界，如穢蟲之盈簞，而不復纏戀，此之謂釋羈絆也。」蘇已聽了，哀哀言道：「承明師指迷，凡我此身之事，已棄擲盡矣，但求慈雲籠罩，憫憐超度，賜以身後之功行足矣。」禪師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實是難得。然修身後之功行，亦在夫人自身之行，老僧但引入其門而已矣。非爾不自勉，而吾所獨和之者也。故須先受五戒，既受五戒又須棄十惡，為詳察事之始末，我且一一問你：身之三業中，曾做殺生否？」蘇已答道：「喚小婢而除花蒂，搖輕扇而落蝶翼矣。」禪師問：「曾做偷盜否？」蘇已答道：「未知新綠誰家樹，暗自遙聽簫聲矣。」禪師問：「曾動淫邪否？」蘇已答道：「對晨鏡而視鸞眉，制春鞋而繡鴛鴦矣。」禪師問：「舌之四業中，曾出妄語否？」蘇已答道：「世情喜樂笑謔間，曾言前生為天女矣。」禪師問：「曾做綺語否？」蘇已答：「逞才闢闢寫文章，對景嘗和花鳥詩。」禪師問：「曾使兩舌否？」蘇已答道：「使女違言無理時，訴與夫婿訓責矣。」禪師問：「曾做惡口否？」蘇已答：「指責紫燕污繡房，咒罵東風催花矣。」禪師問：「心之三業中，曾動貪欲否？」蘇已答：「積書畫而成千疊，種花草而滿庭園矣。」禪師問：「曾生嗔恚否？」蘇已答：「為爭才女而擲硯，因嫌惡婦棄玉簪。」禪師問：「曾發愚癡否？」蘇已答：「恨病已止服藥餌，將死斷棄世事矣。」禪師聞言喜笑，先傾淨瓶法水以灑其頂，除彼污垢。次舉手中墮鈴以鎮其背，裝彼法甲，然後令蘇已拜師，受以永待之五戒道：「不殺生，不偷盜，不邪淫，不妄語，不飲酒食肉。」

戒畢，蘇已將簪發之紅綠，耳戴之珠玉，腕上之金鐲盡皆捋了下來，獻為聞法之報。雲谷禪師若不取，則非為引蘇已於福德之道，便收其所獻。臨別時又合掌道：「徒弟！你今已超脫，須得永守我此法教，視同性命一般，老僧今且歸山，願我師徒，身後速往極樂之鄉，蓮花台上相會。」結罷善緣，如同步雲一般去了。蘇已如別父母啼泣拜送。

自是，蘇已止了閒言，常合目靜思師教，無奈病魔不使安穩，成日裡咳嗽不止。一日覺得氣蹙，自知時辰已至，命丫頭們扶著抬頭看時，只見璞玉哭得似淚人一般，坐在床頭。遂又合目靜了一靜，方說道：「常言道『鳥之將死其鳴也哀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』，我也沒別的說的，只恨未得報父母重恩，日後但念我數年薄情，願多孝敬一分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心中悲慟，雖欲哭，卻一滴眼淚也沒了。璞玉嗚咽啜泣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當下金夫人、吳姨娘、妙鸞、秀鳳、葉兒都從外邊進來了。見了這般光景，知是不好。

彼時蘇已目光已散，又爭著命向璞玉只說了一聲：「妾已永……」說到這裡強合了掌。可憐！正是：
一縷香魂隨風去，幾片浮雲消天邊。

眾人忍不住，一齊放聲大哭起來，更不說璞玉仰天跌足大哭不止。

彼時，管家媳婦們，因早已預備了後事等著，即時移入吉器，布了帷幔幾具畢，又備上茶果，叫璞玉祭饞燒錢糧。璞玉舉目看時，早已不見了蘇已的身子，但見香焚玉爐，燈燃素盞，銀瓶插花，設在幾上了。那般淒涼景象，實不忍看。也無心奠茶燒紙，大聲哭道：「我妻你往那方去了？叫我何處去尋？……」

正哭得如醉如癡，醒轉不來時，忽聽外邊哭聲，進來了一個人，眾人看時，原來是鍾可人。可人自那日看了蘇已回去後，未能再來看視，這日正心下煩悶，忽聞惡耗，大吃一驚，更趕忙來相別。一進憑几閣，看了蘇已靈前帷幔，那眼淚便似斷線之珠，撲簌簌的落了下來，恨其未得相見。璞玉見了更是悲憤如雲，淚落如雨，誠如哭倒長城的秦女一般了。

且不說死別之苦。過了三七，將蘇已靈柩搬出來，往祖墓安葬了。事畢歸來時，璞玉舉杯奠酒，又不禁大哭起來，道：「賢妻！你生前本是聰明，死後亦當有知，你與我恰似那遠山一朵彩雲，高山一堆皓雪，春園一枝鮮花，秋夜一輪明月，到如今云已散，雪已化，花已謝，月已缺矣。可就是散雲得氣而復生，化雪至冬而復降，殘月十五得復圓，落花值春也重開，獨你我二人，終此一生也不得再相逢了，這你叫我訴向誰？……」直哭得聲嘶音絕，眾人忙向前好容易勸止了。璞玉只得回來，餘哀尚不能盡。

自是，璞玉精神頹萎，如在夢中度日，每逢春風，秋霜，雲朝，雨夕，不是仰天長歎，便是俯水滴淚。

父母慈心，其大如天。賁侯見此景況，心疼不過，欲要續一房媳婦，璞玉倒說不忙，因此一日喚來教道：「夫妻乃永和之道，且為三綱之源，故不可無有。娶你前婦時，因你年紀尚幼，所以父母主張的。如今你也不小了，你可自己擇定了回我。」

璞玉領命出來，忙遣人前往，打聽聖、琴、爐三人消息時，卻說是：聖萃芳嫁的女婿，年紀雖然相當，卻有癆病在身；琴自歌亦出嫁，如今已有了兒子；獨爐湘妃，直等到那年春天，嫁了個四十多歲的老女婿。璞玉聽了跌足歎道：「青天！青天！縱使紅顏薄命，奈何一至於此！」因無言語，躺了幾日，忽然想起了那年琴自歌所贈之簫，欲吹著解悶，命福壽取了過來。拿出套子來看時，穗子上條的，不是那盜環，卻換了個玉環了，因暗自歡喜：「琴姐姐依我所囑了。」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自己小時候與那畫著燕竹的扇子共贈的玉環。甚悔瑞虹送來時，不曾開看，又奇其終始明白過於男子，悔恨自己與此二人無緣，自是看輕了聲色，生出一段削髮出家的念頭來。所以對秀鳳、福壽等也絕少笑耍了。只是每人會芳園，便追念往日姊妹歡樂情景，心中淒婉難忍，或與熙清談論起來，總得到了流淚方止。

日月如梭，年華如流，不覺已是蘇已的週年。老太太便命璞玉往青山寺拈香。次日早晨即到廟前，僧眾出迎，不消贅述。

少刻只見擊動雲板，笙管悠揚，提爐焚香，兩僧前導，那眉長面方、星眸雪頂的雲谷禪師，出來升上法台坐定，共眾僧誦了一回超度亡魂的經。誦畢，雲谷禪師發話問道：「檀越！我見你面色無光，舉止失度，心中如有無限愁苦，倘有不了之世情，如何不乘此機會問於老僧？」璞玉聽了，正中其心，見眾僧已散出，遂將自幼多逢良緣，卻終如宿鳥歸林，各自飛散；結髮之妻，雖具三從四德，不幸又復夭別之故，一一說了一遍。問良緣如何這般多，惡敗又如何這般快呢？雲谷禪師聽畢，合目禱告，至一炷香將盡時，方出定，先念四句偈道：

欲知前生之姻緣，須看今世之所受，

欲知後世之根由，須查今世之事業。

「嗚呼檀越！貧僧方才細究你等數人之事，機緣非淺，此皆因無量劫前，在清淨之鄉，動了淫念之故。而來歷轉數世，為癡男怨女，非但姻緣不湊，更受諾般苦楚矣。或因循情而身死者有之，或為意驅而失行者亦有之，此皆循彼輪迴之理，使你等受盡淫欲之苦，待醒悟之時，俾復歸還原處之意也。詳情不可洩露，從此尚能悔改前業，絕斷情恨，自然淫念消盡，得歸其福地矣。」說畢，將淨瓶法水，向璞玉面上一灑，璞玉只覺五臟通明，忽然參悟。歸家來寫一斷語，雲：

形容如蕙蘭，智慧似神仙，天生奇異性情人人羨。你心中但嫌那爭酒肉名利饞言之俗鄙夫，豈知人人憎惡忠厚難容高潔哉。嗚呼！黃卷青燈人將老，虛度紅花綠柳春，到頭來，亦然是個俗鄙夫，又何歎，天河仙境無前緣。

寫畢，自是慧劍斬斷了傷心索，身著儒士衣，胸懷修行心，不數年間，心性迥然兩人矣。

看官！至此設有意不盡，請看下續《泣紅亭》。

詩曰：

虛話三十篇，淚光照心弦，